

杜诗学与重庆文化

刘明华 / 主编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杜诗学与重庆文化

刘明华 /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诗学与重庆文化 / 刘明华主编. — 重庆 : 西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621-8975-6

I. ①杜… II. ①刘… III. ①杜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7.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0267 号

杜诗学与重庆文化

DUSHIXUE YU CHONGQING WENHUA

刘明华 主编

责任编辑:杜珍辉

装帧设计:杨 涵

排 版: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夏 洁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邮编:400715

印 刷: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3.75

字 数:870千字

版 次:2018年5月 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8975-6

定 价:128.00元

中国杜甫研究会 第七届年会暨杜甫与重庆学术讨论会致辞

张忠纲 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杜甫与重庆学术研讨会”，我代表中国杜甫研究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大家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盛会，是由中国杜甫研究会、重庆市文化委员会、西南大学共同主办，并由重庆国学院、西南大学文学院具体承办的，他们积极筹备，周到安排，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次研讨会为什么在重庆召开？因为伟大诗人杜甫在重庆度过了不平凡的岁月，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初秋，杜甫从成都来到渝州（今重庆），写有《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诗。继至忠州（今重庆忠县），严武老母护送严武灵柩归葬故里，船过忠州，杜甫登舟慰问，写下了《哭严仆射归榑》诗，深致悲悼。九月，至云安县（今重庆云阳）。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县令严明府之水阁。永泰二年（766）（十一月改元大历）暮春，移居夔州（今重庆奉节），有《移居夔州郭》云：“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初寓山中客堂。秋，移寓西阁。大历二年（767）春，移居赤甲。暮春，迁居瀼西。秋，移居东屯。大历三年（768）正月中旬，离夔州出峡东下，经巫山县（今属重庆）、峡州（今湖北宜昌），三月至江陵（今湖北荆州）。在重庆地区寓居了两年半的时间，留下了480首诗。流寓重庆的两年半，是杜甫诗歌艺术达到顶峰的时期。朱东润先生称寓居夔州时期，杜诗达到了第二次高峰，取得了超前绝后的成就，完成了集大成的光辉业绩。裴斐先生也认为“杜甫的夔州诗集杜诗之大成”，“杜诗风格的最后完成在夔州”。夔州诗数量最多，体裁最全，题材最广，可谓包罗万象，浑涵汪茫，具有总结的性质。杜甫到夔州后写的一些长篇排律和联章诗，如《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以它独特的风貌，标志着他对这些诗体的创造、运用已达到全新境界。可以说，夔州时期，杜甫的诗艺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

而杜甫此时的思想，随着颠沛流离生活的磨炼，忧国忧民的思想依然，己饥己溺的仁者情怀更炽。艰难困苦的生活更增强了他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心，他总是尽其所能，乐于助人：“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他对“无食无儿”的老妇人更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贫苦的劳动妇女在旧社会是地位最低的，被人瞧不起，但杜甫却对她们寄予深厚的同情。像《负薪行》，是专咏夔州劳动妇女的，老大未嫁，命运已很悲惨，又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砍柴卖薪，负盐出井。繁重的劳动和悲惨的遭遇，使这些妇女变得“粗丑”，但她们本是美丽的，“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杜甫对他的仆人也很关爱，对动物、小生命，对环境也十分爱惜，充满惻隐之心：“筑场怜穴蚁”（《暂往白帝复还东屯》），“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分减”，是佛教用语，出自《华严经》。菩萨行十种施，“分减施”为其一，“何为菩萨分减施？此菩萨稟性仁慈，好行惠施，若得美味，不专自受，要与众生，然后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杜甫宽厚仁慈的博大精神感动了后世的无数人，所以人们把他比作孔子、孟子。

重庆地区的杜甫研究者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故四川省文史馆馆长刘孟伉（重庆云阳人）先生主编的《杜甫年谱》，已故成善楷（重庆忠县人）先生的《杜诗笺记》，已故刘健辉（重庆奉节人）与其妻子、儿女合著的《杜甫在夔州》，已故谭芝萍（重庆江津人）女士的《仇注杜诗引文补正》，陶道恕（重庆市人）教授主编的《杜甫诗歌赏析集》，胡焕章先生的《杜甫夔州吟》，李谊（重庆潼南人）先生的《杜甫草堂诗注》，胡嗣坤（笔名胡问涛，重庆市人）教授的《杜甫评传》，刘明华教授的《杜甫研究论集》，谭文兴教授的《杜甫夔州诗研究》，鲜于煌教授的《诗圣杜甫三峡诗新论》，蒋先伟（重庆开县人）教授的《杜甫夔州诗论稿》，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副馆长王飞（重庆酉阳人）的《杜甫草堂馆藏书画选》及作为基本陈列主创人员筹办的“建国五十周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就展”“诗圣著千秋”等，1999年6月12日奉节县成立了“夔州杜甫研究会”，并创办会刊《秋兴》，刘明华教授主持的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全编》，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和全国高校古委会的立项支持，这都证明重庆人对诗圣杜甫情有独钟，对弘扬杜甫精神是成就卓著的。

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孔子故里曲阜时，号召“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传统文化研究要起到引领风尚、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而杜甫及其作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继承、学习、发扬光大。我们今天研究杜甫，纪念杜甫，就要学习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将杜甫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目 录

杜诗文献研究

《杜甫全集校注》编纂琐记	张忠纲/003
What's New with Du Fu?	车淑珊/037
吴广霁手批《杜诗集评》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	曾绍皇/041
蔡梦弼《草堂诗笺》整理刍议	曾祥波/055
杜诗注解辨误五题	王朝华/063
注杜殊非易事：翁方纲《杜诗附记》的成书过程	郝润华 柳湘瑜/070
郑善夫《批点杜诗》评析	綦 维 王秀丽/079
半生生涯东坡酒，百年心事杜陵诗	杨理论/091
清代诗文集涉杜资料分类研究	杨海龙/099

杜甫思想研究

杜甫精神追求之现代启示举隅	张志烈/113
论杜甫是文以载道的典范	莫砺锋/114
盛世经历对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影响	胡永杰/129
论杜甫巴蜀时期诗歌的闲适意趣	毛妍君/138
试论杜甫诗对于《史记》的接受研究	苏宗元 康清莲/144
杜诗融六经，千载一诗圣	李小成/151

杜诗接受研究

中国现代学制文学教育中的杜甫形象·····	刘明华	罗 晨/167
抗战时期的杜甫形象及杜诗评论·····	吴中胜/185	
从杜诗看初盛唐诗人的诗歌传播情况·····	吴淑玲/192	
杜诗在西夏的传播与影响·····	徐希平/198	
杜诗在东南亚的传播概论·····	张洁弘/204	
简论李调元对杜甫的接受·····	张 海/217	
韦庄在杜诗接收史上的位置·····	王 伟/223	
民国时期之选杜与罗振玉《杜诗授读》·····	孙浩宇/230	

杜诗与地域文化

杜甫“三峡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贡献及影响·····	鲜于煌 鲜京宸	刘 庆/241
杜诗蕴含的河洛地区民俗述论·····	韩成武/248	
杜甫关中诗的家国情怀·····	党天正 王锋锋/254	
杜甫陇上行吟与陇山文化·····	聂大受/261	
李一氓与成都杜甫草堂·····	刘晓凤/268	
宋代巴蜀杜诗学在杜诗学史上的意义·····	彭 燕 彭 超/283	
翠微宫舍为佛寺考·····	宋开玉/288	
杜甫歌咏“八阵图”具有强烈政治期待·····	刘厚政/293	
梓州《牛头山工部草堂记》与章彝之死·····	赵长松/297	

比较研究

李杜齐名之形成·····	陈尚君/315	
李杜战争观的异同及原因·····	葛景春/328	
两宋各期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论略·····	左汉林/336	
临川公主与杜甫·····	郭海文/342	
陶渊明、杜甫田园诗比较研究·····	吴增辉/350	

杜诗艺术研究

转益多师：杜甫与汉魏六朝文士 徐公持/363

黄生论杜诗句法 刘重喜/369

查慎行诗歌学杜论析 王新芳/386

王夫之非杜批评析辨 张东艳/395

明末清初杜诗学的演进三形态 张家壮/407

论朱鹤龄《杜诗辑注》对杜诗典故的研究 周金标/418

南社诗人学杜论 邱 睿/430

《诗人玉屑》的杜诗观研究 周 静/440

宋代“诗史”说举隅 潘 玥/452

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孙 微/460

“当时体”影响下的杜甫草堂律诗 王艳军/473

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 魏耕原/481

王得臣论杜、注杜考论 吴怀东/489

写实、象征与抒情 赵 化/499

从杜诗研究谈强制阐释 陈梦熊/511

杜诗语典的审美效果 郑 玲/518

读杜甫《四松》：兼论诗圣的存在意识 张仲裁/525

会议综述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杜甫与重庆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天一/533

杜诗文献研究



《杜甫全集校注》编纂琐记

张忠纲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济南 250100)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长远规划,确定的大作家集共有15种,杜甫为其中之一。197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萧先生点名让我参加校注工作,并在山东大学成立了《杜甫全集》校注组。开始工作很顺利。不料“天有不测风云”。1991年4月15日,萧先生溘然长逝。后因种种原因,校注工作进展迟缓,一度停滞。2009年初,由于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外界对杜集校注出版的关切,又重新启动校注工作,并让我担任全书终审统稿人。又经过5个寒暑,这部三代师生接力,历经36年而完成的680万字的巨著,终于2014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强烈反响。我作为自始至终参与这项工作的亲历者,愿将编纂过程中的一些琐事逸闻撮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一、实地考察

杜甫生于河南,青年时代曾漫游过三晋、吴越和齐赵等地,又困守长安十年,“安史之乱”后,“漂泊西南天地间”,历经陇蜀、巴渝和湖湘,足迹几遍大半个中国。杜甫自幼聪慧,饱读诗书,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遂成就了一部博大精深的杜诗。所以宋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看杜诗。校注伊始,萧先生就异常重视对杜甫行踪遗迹的实地考察,把它作为《杜甫全集校注》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

1979年5月,萧先生率领《杜甫全集》校注组一行7人开始了杜甫行踪遗迹考察之旅。18日早晨,我们赶到济南火车站,原以为青岛到宝鸡的快车是6:09开的,可这次列车却是5:45开。我们进站时仅剩2分钟就开车了,还要过天桥,甚是紧张,刚登上车列车就开了。年逾古稀的萧先生也和我们年轻人一样,经历了这一次的惊险之旅。晚8点车到洛阳,洛阳地区文化局派车来接我们到地委第一招待所住宿。第二天下午,参观龙门石窟。龙门为我国四大石窟之一,在今洛阳市南约25里处,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后。龙门石窟有大大小小的洞穴1352个,佛龕750个,佛舍40余座,造像10万余尊(为作者当时记录数据),而最大者为卢舍那大佛。据《奉先寺像龕记》载:“唐高宗咸亨三年(672)

四月，武后助脂粉钱二万贯，敕建卢舍那大佛像，上元二年（675）十二月建成。调露元年（679）八月，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二年，高宗书额。”（《金石萃编》卷七十三）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至今巍然犹存，寺则不知毁于何年。杜甫有《龙门》和《游龙门奉先寺》诗。

20日上午，乘车去北邙山，沿途观看了正在发掘的唐明堂遗迹、唐宫城城墙遗址。到北邙山时，特地参观了上清宫。上清宫，即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所咏之玄元皇帝庙。据《佛祖统纪》载：“（仪凤）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庙。”（《大藏经》卷四十九）是高宗时北邙山已有老君庙矣。唐康骕《剧谈录》亦云：“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我们与住庙道士师维新交谈许久，他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上清宫的情况，指着眼前这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们，那里原来是玉皇大帝像，那里是灵官殿，那里有戏楼，而原来庙中的道藏经卷多在十年浩劫中焚毁。今山上有一残碑云：“邙山最高处，世传为老子修炼之所”，“唐祀老子于此玄元皇帝庙”。另一明万历己卯年（1579）所立残碑云：“杜拾（遗）谒庙诗有‘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之句。”可证杜诗所咏之玄元皇帝庙在北邙山无疑。21日乘车去巩县瑶湾参观杜甫故里，然后乘车去康店公社康店大队拜谒杜甫墓，墓前有杜浹所撰《巩县杜少陵先生墓碑记》，东侧为宗文、宗武墓。之后又去偃师县杜楼村拜谒杜甫墓及其十三世祖杜预墓。这座杜甫墓在前杜楼村之北杜预墓南面，墓前有石碑一通，为清乾隆年间所立，碑额是乾隆御笔的“荅臣诗史”四个篆文，正文为“唐工部拾遗杜文贞公之墓”。在巩县，我们还特地到寺沟村探望了杜甫的第三十八代孙杜思智。杜思智虽已年逾古稀，但身体和记忆力都非常好。家里还奉祀着一块“诗是吾家事”的木主，可见其对诗圣杜甫家训的尊崇。尽管他终身务农，但其言谈举止，却颇有一些文质彬彬的风度。尤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位身居偏僻小山村的老人，不仅对杜甫生平事迹、对巩县有关杜甫的遗迹与传说了若指掌，就是对学术界杜甫研究的现状也很熟悉。他还郑重地拿出珍藏的家谱给我们看。这是清雍正年间的抄本，封面上写着“晋当阳成侯、唐工部诗圣世系谱”，谱前有洛阳知府张汉的序。老人告诉我们：巩县杜姓原有一部黄绫面家谱，封面上盖有皇帝阅览过的印记，后因家族纠纷，那部古本家谱被人藏匿，至今下落不明。杜思智还拿出许多他收集的杜甫资料，都是工楷手抄，装订也很整齐。

22日上午10点半，地委马书记特来看望萧先生，中午设宴招待我们。饭菜颇为丰盛，喝到了杜康酒，尝到了伏牛山出的猴头蘑和黄河大鲤鱼。下午，由地委的同志陪同乘车去三门峡，路经铁门，参观了张伯英的千唐志斋。沿途所见，有异于巩县、偃师，越往西，山越多，两侧夹山而立，公路盘桓山间，极为壮观。晚8点方到三门峡宾馆。第二天乘车参观三门峡水电站。下午即乘火车去西安。

5点车到西安，市委文教部派车来接，安排我们住第三招待所。三所原为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所谓止园，取“止戈为武”之意。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曾在此与杨虎城将军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北军政委员会曾在此办公。我和萧先生住的那套房间，听说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住过的。我们在招待所吃小灶，每天伙食费1.8元，萧先生还觉得贵。25日下午，参观钟楼、鼓楼和大雁塔，萧先生让同行的人去登钟楼、鼓楼，而自己则留着体力准备去登杜甫曾经登过的大雁塔。大雁塔就是杜甫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写的慈恩寺塔，是西安有名的古迹名胜。

塔共7层,高64米左右,磴道纡曲,我们沿着曲折的木制磴道盘旋而上,情景恰如杜诗所说“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登上最高层,四面都有拱门,非常强的过堂风不住地穿过塔内,确如老杜所云:“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我们年轻人攀登都颇为吃力,但74岁高龄的萧先生却一直登到最高层,俯瞰西安全城,尽收眼底,亲身领略了杜甫在诗中所描写的动人情景。他不但不感到疲惫,而且情绪高涨,兴致勃勃,同登者无不为之感动。

26日早8点半,我们去骊山参观,由华清池管理处杨主任导游参观了杨妃池、五间房(为“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住处)等,然后招待我们洗温泉浴。在临潼县城吃罢午饭,我们即去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当时博物馆正在筹建,一号坑正在发掘,尚未对外正式开放。博物馆馆长给我们介绍了秦俑坑的发掘情况,并领我们参观了出土文物(有将军俑、武官俑、驭手俑、车士俑、马俑、弓箭、剑与饰物等),观看了一号坑发掘现场。一号坑是1974年当地农民打井时发现的,现以拱形钢架为主体的卷棚式结构建筑覆盖着,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估计已发掘出6000多个陶俑,30多辆战车,规模极为宏伟,为世所罕见。

27日参观乾陵和昭陵,品尝了乾县特产豆腐脑和锅盔。乾县豆腐脑细腻鲜嫩,好像奶豆腐,但又气味纯正,芳香袭人。雪白的豆腐脑浇上一些鲜红光亮的辣椒油,红白相间,煞是好看,色味俱佳,很是开胃。锅盔类似山东的锅饼,是用发酵的面团,糊在烧得灼热的鹅卵石上烤熟,因形似头盔,故名锅盔。它质地坚硬而水分较少,便于存放和携带,所以很受来往于“丝绸之路”的西域客商的欢迎,而乾县正是“丝绸之路”的所经之地。28日参观唐大明宫麟德殿、含元殿和兴庆宫遗址。29日上午,参观位于长安县双竹村的杜公祠,祠中有杜甫塑像,杜甫在长安的行迹图及大批有关资料。之后又去参观昆明池遗址,但未看到杜诗《秋兴八首》所云“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的石鲸与织女。30日下午参观半坡博物馆后,就去省博物馆打听昆明池石鲸和织女的下落,文管会的同志答称石鲸就在博物馆保存,但未展出,现放在后院里,遂领我们去参观。石鲸甚大,长约五米,实际上就是一根中间粗两头细的青灰色大石条,因年代久远,风化剥蚀,除鲸的嘴和眼还有雕刻痕迹外,表面光滑,连点鳞甲的影子也看不出来了,尾巴也没了。我们又问:“那织女呢?不是听说在斗门镇吗?”他们说不必去找了,那“石公”(即“牛郎”)原在斗门镇,那“石婆”(即“织女”)原在常家庄,但因为来烧香许愿的人太多,我们就把它们搬到博物馆来,不料善男信女们又跟踪追至,烧衣服的、烧纸的,每天应接不暇,弄得博物馆只好采取一劳永逸的办法,把它们埋到地下,这才平静了下来。这对牛郎织女石像,是我们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大型石雕遗物,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发谪吏穿昆明池”时雕制的,比茂陵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还要早三年。现常家庄已修起“石婆庙”,斗门镇修起“石爷庙”,恐非昔日景象了。31日,乘车去兴平县参观汉武帝的陵墓茂陵。茂陵东距西安约40公里,茂陵西北500米处为李夫人墓,陵东偏北900米处为卫青墓,卫青墓东侧为霍去病墓,霍去病墓东侧为金日磾墓,茂陵东二公里处为霍光墓。离茂陵西去约20公里为马嵬坡,有杨贵妃墓,“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平毁,现已重修,墓园四周砖墙围绕,墓呈圆馒头状,砌之以砖,其侧有碑数幢,新刻了王士禛等人凭吊杨贵妃的诗。由马嵬坡返回,经咸阳,参观咸阳市博物馆。

因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时写有吟咏西岳华山的《望岳》诗,从咸阳回到西安,稍事休

息，我们五个年轻人即于晚7点乘火车去华山，10点多到华山站，宿西北第二合成药厂招待所。第二天凌晨3点半，即起床登华山。天尚黑，仅能辨路，沿铁路线东行约4里，即入华山谷口，沿谷蜿蜒而行，两侧峭壁陡立，灌木丛生，谷间流水潺潺，树上鸟声啾啾，经王猛台，过五里关，穿焦仙洞，上莎萝坪，东侧石壁上刻有“罗立诸峰”“明星玉女”斗大之字，至毛女洞，稍事休息，听路人讲“毛女”的故事。传说秦朝宫女玉姜，不甘为秦始皇殉葬，在骊山役夫的帮助下逃到华山隐居。她食柏叶，饮清泉，时间长了，身上长出了长长的绿毛，遂被称为“毛女”。毛女洞西有座小山，叫作毛女峰。小山亭亭玉立，一身绿装，秀丽间透出一股凛然不屈的豪气，犹似那玉姜的化身。从毛女洞经邵力子题写的“通仙观”，至青柯坪，行不远，路边石壁上镌刻“回心石”三个大字，距谷口约20里。一过回心石，即陡岩峭立，千尺幢、通天门扼太华咽喉，百尺峡、天仙洞控华岳要道，群仙观上有顾祝同题“老君犁沟”，旁又有“离垢”二字，盖离此而上即脱尽尘垢矣。在青柯坪，天已降雨。我们冒雨而行，登聚仙台，上齐天洞，即可去北峰。由北峰折回，登上天梯，至日月岩，即到苍龙岭，苍龙岭是从北峰上其他四峰唯一的路，岭上窄得像鱼脊背，坡很陡，两侧是望不见底的悬崖，走在上面，令人胆战心惊。传说唐代大文豪韩愈爬到苍龙岭，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只好投信请求华阴县令派人救他下来。至今岭西头刻有“韩退之投书处”，旁书“晋武乡赵文备先生百岁笑韩处”。在此俯视群峰，翠绿欲滴，云雾蒸腾，雄奇险峻，蔚为壮观。冒雨直上西峰。西峰亦名莲花峰，有吴大澂篆书“莲峰”二字，传说沉香劈山救母处即在此，上有气象站，巨石高耸，俯视守身崖下，峭壁万仞，极为险峻。由西峰去中峰，杜甫所谓“玉女洗头盆”即在中峰。由中峰去南峰，至南天门，观“悬崖勒马”处，令人不寒而栗，当地人说这是华山第一险。直立顶峰，浮云飞掠而过，势如奔马，凉风飕飕，颇有些寒意。由南峰寻路去东峰，观“鹞子翻身”处，其险不亚于“悬崖勒马”。我们在东峰寻路，羊肠小道，崎岖蜿蜒，无路可下，临悬崖，其下盖房子的当地人大呼：“你们不想活啦！”我们只好由原路而回，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者，殆此之谓也。由东峰下来，云海茫茫，几步之外即不辨人形，但为纪念计，我们还是照了相，由原路回到日月岩，已是下午3点半钟。拾级而下，至毛女洞稍事休息，即下山去。此时雨过天晴，夕阳返照，层峦叠嶂，如笼轻纱，格外娇艳，所谓“夕阳无限好”者，殆此时之谓也。谷中流水哗哗响，鸟声啁啾鸣，两岸一片翠绿，令人心旷神怡。出谷口，已是晚7点钟，雨中登华岳，历时15个小时，而我们下山时，几乎是一路小跑下来的，可谓壮举矣。急赶到孟塬车站，乘上9点半去乌鲁木齐的71次快车，回到西安，已是午夜12点钟了。

6月4日晚9点乘83次列车去成都，沿途多山，火车时而钻隧洞，时而绕山而行。第二天下午两点到达成都，有文联派车来接，安排住锦江宾馆。萧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在四川大学任教，40年后旧地重游，看到成都高楼矗立，街道宽阔，熙熙攘攘的人群，疾如穿梭的车辆，自然是感慨万端，不禁大为赞叹：“成都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大有江山不可复识之感。”作为专门考察杜甫行迹的专家，到成都自然先去杜甫草堂。7日我们即去杜甫草堂参观。出成都通惠门，经城西南隅，过青羊宫，沿成温公路西行不远，即到草堂。沿着一条青砖铺地、两面是青瓦红墙的“花径”夹道，进入工部草堂，向南转进，即是“诗史堂”，这是杜甫草堂原来所在的位置。堂外挂着朱德总司令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从“诗史堂”往南，即是“大廨”，里面挂着清顾复初的一副长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蜺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据说毛主席来草堂时，曾称赞过这副对联，但原联木质已经腐朽，郭沫若就嘱其夫人于立群于1963年9月5日重写，郭老又在旁边题跋，称赞联“句丽词清，格高调永，脍炙人口，翱翔艺林，曾为名祠平添史料”。另一逸闻是陈毅元帅两次为草堂题写杜甫的名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1959年11月8日初题时曾附言道：“此杜诗佳句，最富现实意义，余以千古诗人、诗人千古赞之。”1966年，当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时，他又再次题这两句诗送给草堂，表现了他疾恶如仇、前后一贯的凛然正气。

8日，萧先生决定去重庆看望外甥，然后乘飞机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遂为先生购买软卧车票。晚，送萧先生去车站，并分别拍电报给吴校长、黄师母，告之萧先生将由渝赴京。

在成都几天，除参观望江楼公园（有薛涛井、浣笺亭等）、青羊宫、王建墓等古迹外，主要是在杜甫草堂和四川省文史馆查阅资料，并复制有关杜集版本，共计查阅了38部杜集，复制了10部。12日，读完吴鼎南所著《工部浣花草堂考》（油印本），13日去文史馆，适遇吴鼎南，与之交谈两小时余，收获颇大。

17日，去新都参观宝光寺和桂湖杨升庵纪念馆。18日，去灌县参观都江堰，在离堆观宝瓶口，水声澎湃，浪花飞溅，俯视岷江，由都江堰分为内、外江，颇为壮观。漫步江滩，经鱼嘴，过索桥，谒二王庙，前殿祀李冰，后殿祀二郎，可谓“长幼有序”。他们的塑像都是新塑的，因而显得格外新鲜悦目。新塑像与伏龙观所陈列的东汉时代的李冰石刻像风格各异。石刻像是1974年修建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时，民工在堰首鱼嘴处发现的，距今已有1800年了，但保存完好，风化不严重，它是用灰白的砂岩雕琢成的，面部丰满，微带笑容，身着长袍，腰束玉带，双手袖在胸前，宽大的衣袖自然下垂。这极其自然的神态，令人想象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官吏在水患面前表现出的从容镇定的风度。杜甫曾经热情赞扬过这位“秦时蜀太守”，他相当彻底地摒弃了迷信的传说，正确地指出：“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石犀行》）人民也一直在纪念李冰。“二王庙”中的对联诗句，比比皆是，如“六字（指“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炳千秋，十四县民命食天尽是此公赐予；万流归一汇，八百里青城沃野都从太守得来”等，深感历代人民对“秦时蜀太守”李冰的热爱。

19日早7点半乘长途汽车去射洪，下午3点抵达县城，受到县领导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射洪是初唐诗人陈子昂的故乡，杜甫于宝应元年（762）11月，曾到射洪凭吊他所敬仰的陈子昂。我们到的第二天上午，在县文化馆召开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同志对故乡的历史和文化都非常熟悉，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谈着陈子昂、郭元振、李白和杜甫。当我们问起所谓杜甫手书“金华山诗碑”的问题时，一位同志说：“《文物》杂志上曾刊登了此碑拓片，拓片原藏在西安的碑林，我们曾把拓片与金华山诗碑印证了一下，是相符的。但诗文下面所署的‘杜甫书’三字，笔意却与正文不同，显然是后人所补。但从此碑的风化程度和书法风格来看，是唐碑则没有问题。”他们又介绍说，现在的射洪县治所在是太和镇，唐代的射洪县治所却在金华镇，那里才是杜甫去过的地方。于是我们又乘车去金华镇。金华镇已无昔日的繁华景象，但仍可见往昔繁华的遗迹。区委的房子就是原来的县衙门。靠西墙的一个院子，据说即是原县大牢。该县政协的彭先生说，陈子昂被县令段简诬陷，就关死在这里。对着衙门的街上有

块发黑的巨石,传说此石即为段简所变,人们敲击一下,便发出一股臭气。由此可见人们的爱憎态度,冤案的制造者将永为人们所唾弃。而陈子昂正如杜甫所颂扬的:“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

金华镇北半里许,就是被当地人誉为“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的金华山。山高约百米,东临涪江,故杜甫诗云:“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山南麓有一小桥,名曰“百尺桥”,相传原为唐时所建。陈子昂在《春日登金华观》诗中,有“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之句,可见修建年代很早,桥是因陈子昂的诗句而得名。过百尺桥,攀登 337 级石阶,即到金华山山门。山门西侧石壁上有相传为宋代黄庭坚所书“蔚蓝天”四个大字。其实黄一生没有到过射洪,恐怕是后人假托。词是从杜甫诗“上有蔚蓝天”化来的。据陪同我们的彭老先生讲,山门前两侧原矗立着两个华表,一为唐建,一为宋建,“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仅存遗址依稀可辨。额题“金华山”三字也已不存。进山门,拾级而上,便到关帝庙和玉京观。玉京观原名金华山观,是有名的道教庙,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建,唐玄宗时重修,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方改名玉京观,故杜甫诗题有《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道遗迹》。观内现仅有一石碑,上刻“蔚蓝天胜景”回文诗一首。玉京观后为纯阳阁,即陈子昂原读书台遗址,现已成为射洪县中医学校教工宿舍。由纯阳阁沿林荫石径下行约百步,即到梧桐山。清道光十年(1830),府尹汪霁南兼掾射洪,遂移陈子昂读书台旧址于梧桐山。现读书台大门上刻有“古读书台”四个大字,大门两侧为该县清末举人马墅(天衢)题写的对联:“亭台不落匡山后,杖策曾经工部来。”对联作者引陈子昂、李白、杜甫的遗迹为骄傲的态度,在文物大破坏后的今天看来,也是感人的。进门为“拾遗亭”,亭内原有陈子昂塑像,现已被“砸烂”了。但亭内板壁上尚有马天衢书写的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板壁背后,还刻有清代济南人罗钟澍书写的《陈伯玉先生别传》。

21 日晨,由金华镇乘车去三台。三台距射洪约百里,原是唐代梓州州治所在。杜甫在川北的诗作,以梓州为最多,可是杜诗所提到的梓州名胜,却几乎难寻其踪迹。牛头山在县城西门外半里许,杜甫有三首诗写到它,即《上牛头寺》《望牛头寺》《登牛头山亭子》。我们登上牛头山,但牛头寺已不存。站立其上,俯视全城,倒还可以印证杜诗所描写的“路出双林外,亭窥万井中”的景象。牛头山北为凤凰山,西北为三台山,从牛头山下来行二里许,即是大佛寺,现只有一大佛,原址已改为榨油厂址。下午,由县文教局毛局长和文化馆杨馆长召集了解杜甫在三台情况的几位老先生来招待所座谈,得知兜率寺在城南二里城郊公社一大队,现为县榨油厂;杜甫三台草堂在今三台中学;香积山在今三台县安宁公社,距城约 70 里;唐惠义寺在城北三里的长平山上,现名琴泉寺。座谈后,即去琴泉寺参观,已无啥遗物,只见崖壁上有“琴泉”二字,而庙已改作中医学校。晚饭后,去三台中学参观,传说杜甫草堂遗址现已盖起两层的宿舍楼。抗战期间,东北大学曾迁移至此,我的老师冯沅君和陆侃如当时就在此任教。

22 日上午,我们由三台乘汽车去绵阳,参观了位于城东芙蓉溪畔的李杜祠,据传即杜甫流寓绵州时居住的治平院旧址。之后乘火车回成都。23 日,乘火车离成都去夹江,又由夹江乘汽车去乐山。乐山即唐时的嘉州。杜甫当年离蜀东下,正是取道嘉州。他的《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就是在嘉州写的。青溪驿就在乐山县的板桥溪附近。杜甫从成都

由浣花溪乘船至锦江,经双流,到彭山,入岷江,才来到板桥溪。我们到乐山住白塔街招待所。此处面山临水,环境幽美,凭栏眺望,从脚下流过的浩瀚的岷江,滚滚向东流去,一望无际。西面远处矗立的峨眉山淡远似画,近处的凌云山山红林绿,色彩绚丽,容姿秀美。著名的乐山大佛隔江相望,如在眼前。于是我们即搭船过江去凌云山。著名的大佛寺、乌尤寺,一在凌云山上,一在乌尤山上,两山都在岷江西岸,又紧紧靠在一起,所以有人误认为它们在一座山上。我们船过了凌云山,再一拐就到了乌尤。乌尤古称乌牛,黄庭坚贬赴黔州时,爱其秀丽,认为“乌牛”不雅,在题涪翁亭时改为乌尤。出了乌尤寺,过一铁索吊桥到凌云山,山上最负盛名的是大佛像。这座乐山大佛,唐开元初(713)由海通和尚动议兴造,完成于贞元年间,历时约九十年。杜甫经嘉州时,大佛尚未建成。现大佛高71米,佛头额宽10米,肩宽24米,佛足背上即可容100多人,一小足趾就有一辆卡车大小。整个佛像呈赭红色,姿态端庄肃穆,造型大方匀称。大佛像初建时,曾建有楼阁覆盖石像,称“大佛阁”,南宋的范成大犹及见之。明末战乱,楼阁烧毁,但大佛安然无恙,得以保留至今。据说在“横扫一切”之时,大佛当然在横扫之列,由于佛大质坚,“铁扫帚”无济于事,于是有人打算在佛顶上装置炸药,一举炸掉。周总理得知此事,及时制止了,大佛至今完好无损。

24日至26日,登览峨眉山。27日早7点,我们乘乐山至宜宾的客轮东下,下午4点到宜宾。宜宾唐时称戎州。杜甫经过戎州时,写有《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东楼面临岷江,是当地胜景。诗中有“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的句子,可知他是阴历六七月份到这里的。戎州是出荔枝的地方。黄庭坚被贬戎州时,就有“六月连山柘枝红”的诗句。晚饭后,我们即去江北公园寻访黄山谷的流杯池。流杯池极为别致,池位于两石壁间,引水流贯其间,旁有石墩可坐,环境幽静,柳荫披拂,可以想见山谷当年曲水流觞之乐的情景。据《宜宾县志》记载:“黄山谷滴居时,凿石引水为流觞之乐。”即开创今流杯池。昔名“曲水流杯”,元末渐废,明景泰年间又重建。黄山谷在此住了五六年,留下许多笔迹。流杯池石壁现存石刻“南极老人无量寿佛”及“涪溪”,据记载为黄山谷真迹。流杯池西有涪翁楼,曾被毁,现整修一新,匾额“涪翁楼”三字为周建人1979年春所书。流杯池附近几乎全是黄山谷的遗迹,什么“涪翁岭”“涪翁壑”“涪翁岩”“山谷祠”等,可见人们对这位仕途坎坷文人的同情和怀念。

28日早6点,由宜宾乘车去重庆,下午6点抵达。杜甫乘船东下时曾在渝州(即今重庆)停留,等待一位姓严的侍御史同行,因久候不至,他只好先走了。我们在重庆逗留两天,7月1日晨乘船沿江东下,经长寿、涪陵、丰都、忠县,晚7点抵万县,船不行,遂下船去游览万县市容。次日晨4点半开船了,经云阳,9点到奉节。奉节,即唐夔州,杜甫在此居住了近两年,写诗四百多首。我们到奉节后即住县招待所。下午去县外办了解有关杜甫的情况,借阅《奉节县志》。第二天,游览市容,寻访杜甫遗迹,已大都不存。4日晨,外办李同志陪我们乘船去白帝城,白帝城文管所袁所长早在码头等我们了。袁所长领我们登高而上,穿观音洞,至中山堂,鸟瞰白帝城形势,为我们指画山河。据袁所长考证,中山堂附近即杜诗所说的西阁。对面望去,鱼复(也作腹)浦八阵图(所谓“水八阵”)处尚可见,惜已为水所没。杜甫《八阵图》所咏即此。鱼复浦东为唐夔州城遗址,在今关庙沱上。由中山堂下来,就是白帝庙,庙内正殿叫明良殿,此殿从东汉到明代曾经多次修葺易名,现明良殿则是从明代的义正祠更名而来。殿内有塑像,正中为先主刘备,右为诸葛亮,左为关羽、张飞。明良殿右,又有武侯祠,亦